

西南天地間

中國西南的考古、民族與文化



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

霍巍 著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K872.7
2081

港台書

西南天地間

中國西南的考古、民族與文化

霍巍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本社已盡最大努力，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並作出轉載申請。唯部分圖片年分久遠，未能確認或聯絡作者或原出版社。如作者或版權持有人發現書中之圖片版權為其擁有，懇請與本社聯絡，本社當立即補辦申請手續。

© 2006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962-937-118-9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 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 upress@cityu.edu.hk

© 2006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Ethnic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62-937-118-9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 序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幾乎土崩瓦解，經歷了充滿創傷與痛苦經驗的轉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活體驗，也隨着西潮的波濤，在巨浪滔天的環境中載浮載沉。晚清的自強與改革，其實是自救與圖存，清清楚楚認識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先是軍事的改革，「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再來是經濟的、政治制度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前腳還未離開，後腳又到。自強運動不靈，便有戊戌維新；維新失敗，便有辛亥革命；革命推翻帝制，卻帶來了軍閥割據，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起文化階層的意識變動，之後更深入到民間，調動全民的參與。國民革命繼之以共產革命，革命之不足，還要「繼續革命」，一直革到文化大革命，文化砸爛，斯文掃地，到了革無可革之時，這才否極泰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文化依存於人的生活。當一個民族經歷着百多年的生死掙扎，一心只想着救亡圖存，其文化心態當然也就很難平衡，總是大起大落，大取大捨，矯枉過正。到了 21 世紀，大多數人都認識向西方傳統學習的必要，但激進者卻一定要喊出「全盤西化」；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保存固有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但國粹派卻一定要提倡「尊孔讀經」；大多數人都了解應該汲取多元中外文化傳統的滋養，但在文化論壇上卻仍能聽到「打倒孔家店」、「崇洋媚外」、「推翻吃人的禮教」、「痛打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這樣的充滿激情與暴力的偏執口號，交叉喊話，來回挑釁。

從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角度來看，近兩個世紀的環境不但惡劣，而且充滿了摧殘生機的陷坑與風暴。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心靈，也就難免畸型，充滿了戾氣與不平衡的心態，以為「除舊佈新」、「破舊立新」可以開創美好的未來。更以口誅筆伐的手段來排除異己，建立輿論權威。不僅一般社會中瀰漫着「推倒重來」的文化態度，連學術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甚至配合政治運動，實踐「矯枉必須過正」的荒謬理論。

當追求知識的人不能與現實利益保持距離，不能以長遠的歷史文化作為認識的座標，只幻想着當前的參與與投身，希望通過批判與改造來創造文化，以達成士大夫「先憂後樂」或「知識分子良心」的願望，他們就忘了人類文明累積的「知識」為什麼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把文化遺產當作實用工具，企圖謀求個人名利，固然是下焉者；企圖謀求國族復興之道，把文化轉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附庸，也不見得是人類的長遠之福。現在的社會太着眼於功利、太講究價格與利潤、太迷信當前的實效，完全忽視了生活的品質、人文與大自然的協調、生命的快樂與幸福。我們看到許多政府、大財團與跨國公司都在經營文化事業，表面上是重視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也算好事，另一方面卻以麥當勞與狄士尼的經營理念使文化庸俗化，變為賺錢的工具，則有損文化的長遠發展，同時阻礙一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讓人沉迷於單調無聊卻能暫時刺激感官的活動。

近來我出版了一本文史哲藝隨筆集，以「高尚的快樂」作為書名。這裏摘錄兩段，說明我所謂的「高尚的快樂」是什麼：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 (Demokritos) 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寫過很多關於藝術的著作，可惜大都散佚了。幸存的殘篇裏有一段話，充滿了智慧：

「不應該追求一切種類的快樂，應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

什麼是高尚的快樂？德謨克里特沒說。或許他說過，卻散佚了；或許他從未具體討論過，因為他認為那不用多說，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管他說過沒有，這段話還是充滿了質樸的智慧，因為明確指出了，快樂有等差，並不是所有的快樂都高尚。

問題還是回到：什麼是高尚的快樂？也許18世紀的康德在具體分析美的藝術時，提供了解釋。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把藝術分成兩種：為了感官享受的「舒適的藝術」，與提供反省快樂的「美的藝術」。前者「單純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叫人忘懷於時間的流逝」；後者則「是一種意境……雖然沒有目的，它仍然具有促進心靈諸力的陶冶以達到社會性的傳達作用。」（宗白華譯）

也就是說，高尚的快樂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絕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謂的「當前的歡娛消遣」。

人類創造文明，追求文化與藝術的發展與提升，使自身的性靈更美好、更高尚，是人異於禽獸、作為萬物之靈的展現。每一個文明的高度發展，雖然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與人際衝突與鬥爭，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看，總體的累積卻明確顯示，人類企圖藉着文化的創新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中國文化也不例外，累積了五千年以上的經驗，其中有成功的愉悅，也有失敗的痛苦，有造福人群的績效，也有殘害蒼生的教訓，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借鑒，更是我們創造明天最寶貴、最實在的資源。只有充份掌握了自己身邊的文化資源，我們才會了解為什麼社會的發展要均衡，為什麼人際關係要和諧，為什麼

應該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為什麼追求經濟效益不能唯利是圖。

香港城市大學於 1998 年開始創立中國文化中心，在校長張信剛教授的策劃下，規定全校學生必修六個學分中國文化課程，以奠定大學生最基本的人文素質。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順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學新猷，如網路教學、中國文化與藝術示範講座、文化古蹟考察等等。為了舉辦文化講座，我們盡量網羅海內外的碩學名儒，到城市大學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大學生探討各個學術領域的新知。進行了四年，成績斐然，而且累積了令人羨艷的演講材料。

這些從不同學術領域探討中國文化的講辭，凝聚了講者幾十年研探的心得，用淺易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不但是大學生踏上學術道路之門徑，也是一般人瞭解中國文化的方便法門。有鑒於此，我們徵得講者的同意，又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由本校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一套「中國文化講座系列」，盼能為中國文化的創新盡點綿薄之力。

這套系列從構想、企劃，到印成白紙黑字，貢獻最大的是中國文化中心的老師及城大出版社的同事。我還要特別感謝張信剛校長、高彥鳴副校長及黃玉山副校長的鼎力支持，更感謝出版社鄺子器社長的投入及范家偉博士孜孜不倦的協助。中國有句俗話，「眾人捧柴火焰高」，也就是集思廣益，集腋成裘的意思，但表達的感覺要積極進取的多，充滿了樂觀向上、欣欣向榮的心情。我們推出這套「中國文化講座系列」的過程，也充份體會了這種群策群力、合作無間的精神，與城市大學的校訓「敬業樂群」（語出《禮記·學記》），倒是若合符節。

既然提到了《禮記·學記》，讓我在此引幾段經典，與同事、同學，及所有愛好人文修養的朋友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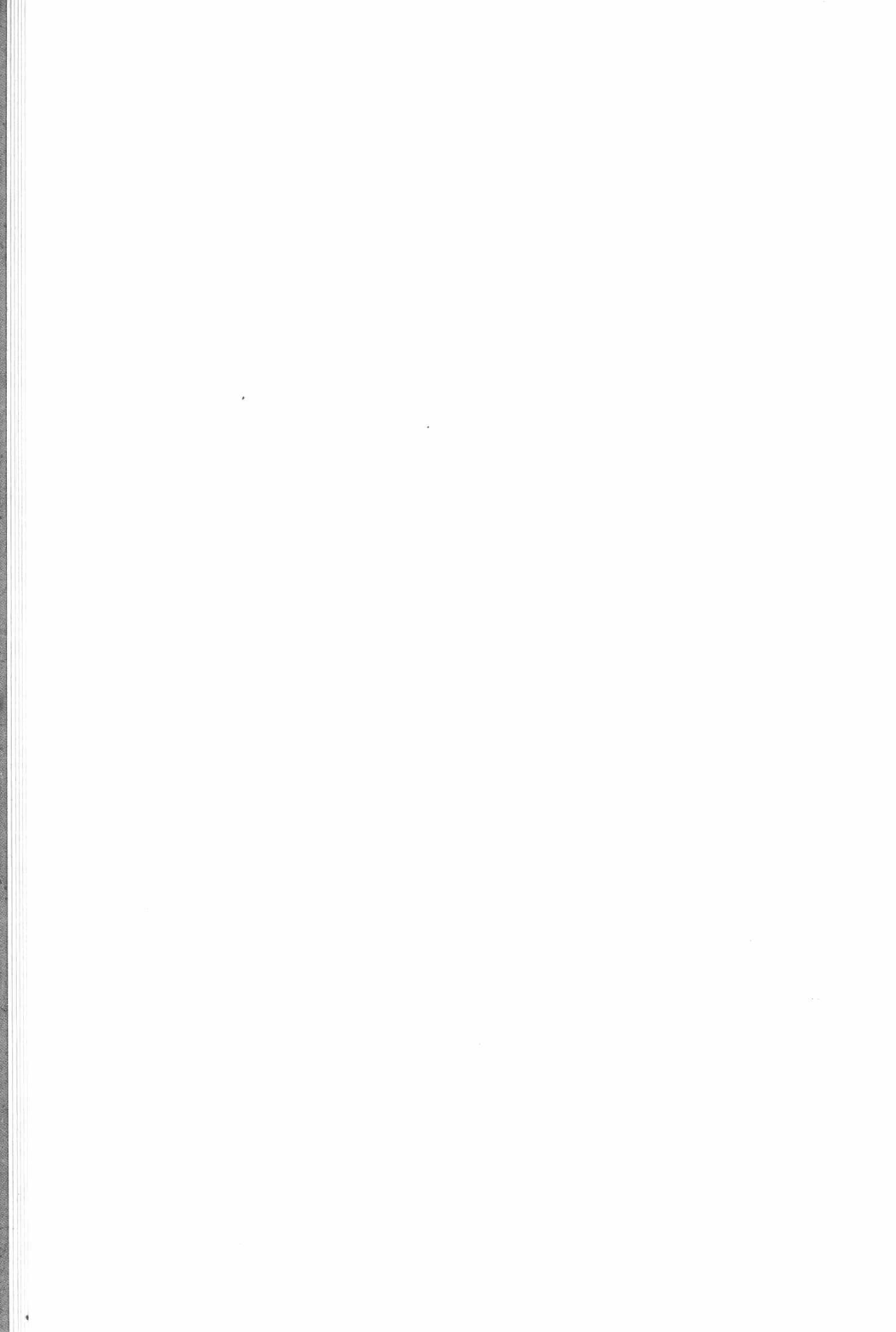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也希望能夠教學相長，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

鄭培凱

2002年11月1日



序 言

中國歷來對古代歷史的認識，是中心一統論，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以黃河流域為文明中心，向周邊擴散。二十世紀初期的考古發掘，不論是甲骨文的解讀、殷墟的發掘、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比較，都加強了古代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認識，甚至成為歷史教科書的基本概念。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隨着各地考古工作的深入與重要文物大量出土，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逐漸有了不同的看法，蘇秉琦提出的「滿天星斗」說，就指明中原王朝出現之前，中國大地多處都有着文明滋生的跡象，通過相互的影響、激蕩、甚或征服，才逐漸形成中原獨大的歷史面貌。這種文明起源多元說，對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它一方面解釋了中國文化「海納百川」的性質，提供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自各處文明長期累積的成果，而非幾個「聖王」及其臣工獨其心秘的創制。另一方面更解釋了中國地域文化的特性，源遠流長，與中原作為文化磁場中心，有着長久的互動。

霍巍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做了一系列關於西南考古與文化的講座，對西南地域文化的發展、與中原文明的互動，及其在中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提供了豐富的考古新材料，並結合歷史文獻，闡明西南文化的多彩多姿原來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古蜀與古滇文明的源頭，就跟金沙江的源頭何在一樣，籠罩在深山老林的層層雲霧之中，長期以來令人感到撲朔迷離。我們從小讀的李白〈蜀道難〉，一開始就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不只是

說，地理上道路通行的困難，還指出了古蜀歷史文化之迷茫難明。三星堆考古及金沙考古的大量文物出土，使我們在了解巴蜀文化的迷濛起源上，見到明晰可辨的脈絡，可以預期將來會有更多的考古發現，為我們解決李白提出的謎團。

本書以講課的口語，就近取譬的生動表達方式，深入淺出，闡述了西南文化的歷史進程，是結合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典範。文章完全擺脫了學術語言的框架，沒有任何佶屈聱牙之處，真可謂「老嫗都解」。以這樣的大白話，講述學術新知，呈獻學術研究的尖端成果，是我最為感佩的。不論是專家學者，或是中學生，只要對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對西南邊疆的歷史文化、對西南絲路交通與茶馬古道、對藏傳佛教藝術、對吐蕃與古格王國的歷史、對青康藏高原的人民生活等等課題有興趣，請你坐下來，輕輕翻開書頁，你會馬上進入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那就是中國文化認識上有待開發的一片疆土。

本書原題《中國西南的考古、民族與文化》，我嫌題目累贅，不由想到杜甫流離巴蜀期間，曾寫有〈詠懷古跡五首〉，其一的開頭是「支離風塵東北際，漂泊西南天地間」。詩中所說的「西南天地間」正好可以借用，作為本書的題目。打電話告訴霍巍，他聽了之後，擊掌稱快，從遙遠的成都傳來呵呵笑聲。於是以《西南天地間》作為本書標題，原題改為副題，以明眉目。

鄭培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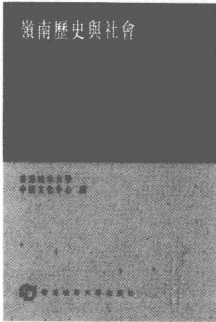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霍巍（1957—），河北邢台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先後於四川大學獲得學士（1982）、碩士（1985）、博士學位（1998）。現任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亦為多個歷史、考古學會的委員，並入選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專家。

霍巍教授多次應邀赴日本、美國等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指定在大會發言，並曾主持「中日長江文明學術討論會」、「中國西藏及周鄰地區考古與藝術學術報告會」等重要國際性會議。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被日本文部省直屬的大學綜合研究機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為客座教授。

自1990年以來，霍巍教授在中國與日本共出版學術著作五部，在國內《考古》、《文物》、《民族研究》、《敦煌研究》、《中國藏學》等權威與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三十多篇，並在國外重要的學術期刊如日本《東方學報》、《日本研究》、《季刊考古學》等發表了論文數篇。研究成果《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榮獲四川省政府第七次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第二屆全國青年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主要學術專著有《四川喪葬文化》、《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西部佛教文明》及《西藏西部佛教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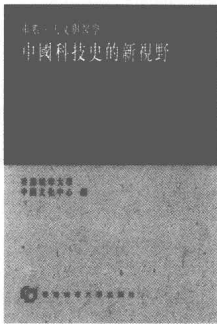
本系列已出版之書籍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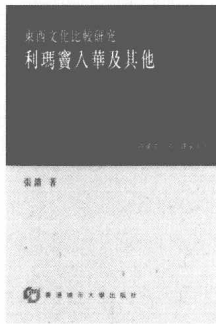
嶺南歷史與社會
208 頁
ISBN: 962-937-0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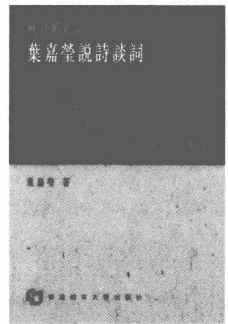
歷史地理
216 頁
ISBN: 962-937-07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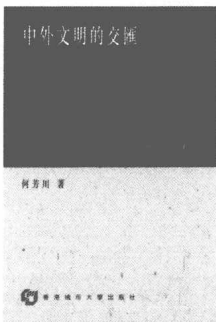
**術數、天文與醫學
中國科技史的新視野**
244 頁
ISBN: 962-937-0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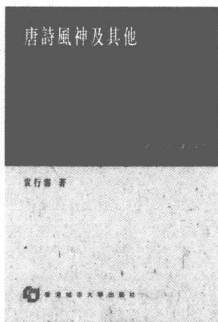
**東西文化比較研究
利瑪竇入華及其他**
216 頁
ISBN: 962-937-077-8



**風景舊曾諳
葉嘉瑩說詩談詞**
312 頁
ISBN: 962-937-105-7



中外文明的交匯
248 頁
ISBN: 962-937-085-9



唐詩風神及其他
256 頁
ISBN: 962-937-106-5

目 錄

總序	vii
序言	xiii
作者簡介	xv
一 三星閃爍——「三星堆青銅文化」與古代巴蜀	1
二 金沙流彩——成都平原的考古新發現	31
三 石上仙界——漢代四川石刻藝術賞析	59
四 古滇尋蹤——雲南青銅文化與古代滇文化	89
五 石棺葬與大石墓——「西南夷」及其考古文化	121
六 高原帝國——吐蕃王國及其考古文化	139
七 西南絲路——中國西南地區的古代交通與中外文化交流 ...	171
八 窟中丹青——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藝術	197
九 古格王國——一個消逝的高原古國文明	223
十 羌藏風情——多彩的中國西南民族文化	251
後記	277

三星閃爍

「三星堆青銅文化」與古代巴蜀

一、考古學的歷史使命與學科特點

我從事的專業是考古學研究。那麼，考古學是怎樣的一門學科呢？它跟歷史學以及其他學科有着怎樣的關係呢？我首先想向大家作一個簡要的說明。

我想，考古學家所要研究的，既可以是一個歷史的橫切面，也可以是一條縱向的歷史長河。考古學家通過地下的發掘與研究工作，來盡可能地復原不同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況。比如說，他們住甚麼？吃甚麼？有甚麼樣的想法和觀念意識？所以，做一個考古學家，要做的事情實際上有三點：第一、我們的地下有甚麼？這是須要考古的調查和發掘去了解的。第二、它們是甚麼？當我們發掘出土這些東西時，應怎樣去判斷它？這和古物學家、古董家有很大的不一樣。考古學家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第三、還要盡可能地和其他學科結合起來，對它作出一些解釋。所以，有甚麼？是甚麼？為甚麼？這些都是考古學家所要關注的問題。

考古學家與古物學家、古董商的另一個分別，是我們所依據的是嚴格科學發掘的「地層」關係。所謂的「地層」關係就是從上到下一層一層地發掘，如同打開一本「地書」，最上面的東西，一定比最下面的東西時代要早。根據這樣一本「地書」，來看我們出土的文物屬於哪一個層面，從而斷定它的年代。這就是我要強調的考古學和它的基本方法之一。當然，斷定年代的方法，還有很多，這裏我沒有辦法全部談到。以後我所講的，都是

建築在考古學的科學發掘、科學調查及科學研究基礎上的。這是考古學的學科特點。這也是我要說明的第一點。

二、歷史大背景的轉變與長江文明的突顯

在介紹三星堆文明之前，我想講一個大的歷史背景的轉變。中國考古學在進入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過去我們談中國歷史往往都是從黃河流域，也即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心來展開的。黃河是孕育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搖籃，至今這個說法也沒有錯誤。但是，近 30 年來，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長江流域有許多新的重要的考古發現，在學科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像考古學家比較關注的幾個問題：第一、人類的起源問題；第二、農業的起源問題，尤其是稻作農業的起源；第三、城市文明的起源問題等等，在南方地區已經有許多新的物證。比方說農業革命，也就是農業的起源，中國古代主要在兩個地區發生：一個是在北方地區，是以旱地農業的粟（也就是小米）的種植為代表；另外一個是在南方地區，主要是以稻作農業為代表。關於水稻的起源，在長江中游的湖南和江西地區、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現在考古發現證明其有大概 7,000 年到 9,000 年左右的歷史。伴隨稻作農業起源的，應該還有相應的技術體系來支援它。比方說和它關係最密切的陶器的起源，從現在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杯這兩個地點發現的物證，已經可以把人類製陶的歷史前推到 10,000 年左右。又比方說關於文明起源，大家提出了許多指標，其中一項指標就是關於城或者城市的起源。近些年來在長江流域，有一批古城都已經在 5,000 年前的龍山時期異軍突起，也和中原北方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有着同樣的發展進程。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涉及到文明起源的另一項指標——青銅器和青銅文化。中原地區夏、

商、周三代的青銅器，是中華文明誕生的一個標誌。但這個標誌過去認為主要集中出現在中原黃河流域地區。近年來在長江流域的中游、上游，相繼在江西、湖南、四川，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出土了一大批跟中原文化既有聯繫、又有不同特點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和它所代表的青銅文化的發現，給予過去中華文明唯一的起源地是在黃河流域的說法很大的衝擊，讓大家感到耳目一新，原來長江流域這麼早也有了這麼發達的青銅文化。四川廣漢三星堆的考古發現，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下的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從而引起國際上眾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關注。

三、位於中國西南的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考古這個題目，涉及到先秦時期的中國西南地區。那麼，先秦時期的中國西南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70 年代以前，我們對先秦時期的中國西南地區的了解，是呈茫然狀態的。似乎真是如同李白〈蜀道難〉中所歎道的那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的這麼一個狀況。除此之外，我們可以憑藉的東西，只能是相當一部分歷史文獻的記載。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記載和考古材料之間，還有着相當的距離。

在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曾經有過不同的文明中心。當然，這些文明中心的重要程度、影響力是不一樣的。談到這些文明中心，並不意味着否認黃河流域是開發形成得最早、作用和影響力很大的文明中心，正是這個中心建立起了中原夏、商、周王朝的統治地位。但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種格局的形成，是一種歷史的進程。在這個進程當中，和當時中原夏、商、周王朝處於並列狀態的，還有南方長江流域和北